

波罗的海三国是如何并入苏联的？

一说是三国“自愿加入”，一说是苏军“强行占领”。事实到底如何？不妨重温历史。

选自俄罗斯《新时代》2005年第20期
符拉基米尔·沃罗诺夫
钟 华/译

在 2005年5月10日举行的俄罗斯-欧盟峰会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上，符拉基米尔·普京说，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将不会签订边界条约，因为这些条约就其内容而言都带有“荒谬可笑的领土要求”，而这“纯粹是胡说八道，荒唐之极”。

爱沙尼亚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向总统提出一个问题：“爱沙尼亚有什么领土要求？……没有。那么您所说的领土是指什么？……为什么您要沉痛地说：请原谅占领这件事？”

普京回答说：“您的俄语讲的很好，因此我深信，您的阅读能力一定也不坏。那么，请您看看1989年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吧，白纸黑字在那儿写着：人民代

表大会讨论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认为它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对这个问题还能有什么更准确更明白的

说法吗？或许，您是想让我们每年讨论一次这个问题？……问题已经了结了，结束了。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了：已经说过一次，这就足够了。

“现在谈谈占领问题。我认为，1918年因为布列斯特和约的结束，在德国和俄国之间达成了某种媾和，所以俄国将自己的部分领土实际上置于了德国的管辖之下。此次开始有了今天的爱沙尼亚国家。可是到1937年，俄罗斯与德国之间又有了另一次勾结，所以德国又将这些领土归还了俄罗斯。1939年，这些领土成了苏联的组成部分

……遗憾的是，当时的生活现实就是如此，就犹如欧洲国家过去的殖民现实一样，就犹如美国使用奴隶劳动一样。可是，

现在我们应该每天让死人拖住我们的衣袖不让我们朝前走吗？……就是说，如果波罗的海国家1939年就加入苏联，那么苏联就不可能在1945年去占领它们，因为它们已经是苏联的一部分。也许，虽然我在大学里不是学得很好（因为在课余时间我的啤酒喝得很多），但有些东西还是留在了我的脑子里的，因为我们有些很好的老师。”

不
管是总



希特勒在波兰战场视察

统如何吹嘘他的老师,也不管当时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是不是真的为啤酒着迷,在昨天谈到的有关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一段事情中,总是有一堆不合情理的地方。比如说,爱沙尼亚宣布自己的独立(如同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一样)并不是由于布列斯特和约,而恰恰是由于沙俄帝国的崩溃和1918年11月德国的失败。布列斯特媾和与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并没有关系。

有趣的是,作为一名未来的法学家,虽然交了《苏共党史》这门必修课的答卷,但他却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波罗的海国家加入苏联并非1939年,而是1940年!

这样,我们不妨翻开历史教科书来重温一下过去。

不能拒绝的建议

1939年8月23-24日夜,苏联和德国双方外交机构的领导人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即所谓的《秘密补充协定》。该协定的第一条:“在作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部分发生领土政治改组的情况下,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同时也就是德国和苏联利益范围的边界。在此,立陶宛对维尔诺州(即维尔纽斯州)的利益是得到双方承认的。”该协定的第二条是瓜分波兰的利益范围,而第三条涉及的是苏联对比萨拉比亚的兴趣。如果用通常的话来说,这就是:德国获得了在西部波兰和立陶宛的行动自由,而苏联获得了在东部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以及罗马尼亚东部的行动自由。以当时的法律观点来看,这份臆想的协定不可能具有合法的依据:两个国家坐在一起,相互之间就决定了其他6个主权国家的命运。

后来,德国发动了对波兰的侵

略,苏联9月17日的入侵以波兰军队的毁灭而告结束。两国胜利者于1939年9月28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这个条约又增添了一个新的《秘密补充协定》,以重新瓜分势力影响范围:德国将立陶宛转换为“苏联利益范围”,以换取卢布林省和华沙省的苏联部分。

当时,斯大林告知里宾特洛甫:苏联要求爱沙尼亚为苏联军事力量提供基地,而且“爱沙尼亚对此也已表示同意”。对里宾特洛甫关于苏联是否计划对波罗的海沿

岸实施“逐渐渗透”的问题,“斯大林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还补充说,无论如何,爱沙尼亚现行的政府机构将暂时保留……”对里加方面,也采取了类似的建议:“假如拉脱维亚反对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关于相互帮助的条约的建议,就像爱沙尼亚那样,那么苏联军队在最关键的时刻将‘收拾’拉脱维亚。”

与爱沙尼亚的条约是1939年9月28日签署的,10月18日,25000人的苏联军团便进入了爱沙尼亚。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还在9月19日苏联武装力量就已经发



时任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克里姆林宫签署秘密备忘录(1939.8.23)

起了针对爱沙尼亚的军事行动：波罗的海舰队的舰艇部署了海上封锁，进入爱沙尼亚的水域，并对其沿海一带发起了炮击。苏联空军的飞机进犯了共和国的领空。但是塔林未遭炮击就投降了。

1939年10月2日在莫斯科开始了与拉脱维亚的谈判，谈判进行了两个半小时。斯大林用威胁的口吻说：“……像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这样一些国家已经消失不存在了。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不存在。我们认为，在我们与你们的关系上并没有真正的保障……1920年时所决定的那些东西不可能永远存在不变。当时的彼得大帝就很关心出海口的……我直接对您说吧：影响范围的瓜分已经在进行了……如果不是我们，德国人也会占领你们的……”10月4日，拉脱维亚也只好投降。

至于立陶宛，其场景也如出一辙。当时的立陶宛外交部长尤奥拉斯·乌尔勃希斯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斯大林接过话头并开门见山地声明说，苏联已经与德国商定……立陶宛的一大部分将划归苏联，而只有一段狭窄的边境地带划归德国……我试图对如此瓜分一个独立国家的行径表示反对……

这时莫洛托夫说话了：

“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可能占领立陶宛，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不会这样做的。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就不是布尔什维克了……”

“新的出路”就在于，莫斯科可以向立陶宛人打出一张最强大的王牌：苏联军队占领了从波兰收回的维尔纽斯这个立陶宛古都（维尔纽斯于1920年为波兰军队占领，1923年国际联盟承认其归属波兰）。现在，莫斯科就可以来刺激立陶宛，就像将老鼠诱人捕鼠器那样：想得到维尔纽斯吗？那就签约



吧！

了解了这个条约的草案以后，乌尔勃希斯坐不住了：

“这不就是占领立陶宛嘛！”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大笑了起来。斯大林说，爱沙尼亚起先也是这样看的。苏联的意图并不是威胁立陶宛的独立，而正好是恰恰相反。苏军的进入对立陶宛来说将会是真正的保障，在遭到进攻时，苏联会保卫它，军队会保障立陶宛本身的安全。

“我们的驻防部队也会帮助你们镇压共产党的起义，如果这种起义在立陶宛发生的话，”斯大林大笑着补充说。

10月10日，立陶宛人投降了。在庆祝条约签订的宴会上，乌尔勃希斯不无兴趣地问斯大林，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如果它们愿意的话，可不可以脱离苏联。斯大林大笑着说：“如果它们愿意，当然可以，不过，它们每个国家里都有一个共产党，而共产党的目标就是使它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愿意这样做。”斯大林的众多步骤的第一步就这样完成了：在红军部队入侵的威胁下，3个独立国家同意“自愿”接纳了这支部队。

红军战士失踪事件

1940年5~6月间一些主要事

件获得了进展。斯大林当然不可能放弃这种大好时机：德国在西方得手，英国和法国已经处于垮台的边缘。吞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动作进入结尾阶段。

如此这般就轻易地“说服了”波罗的海沿岸人。1940年5月25日莫洛托夫向立陶宛驻苏大使纳特凯维丘斯声明说：立陶宛政府似乎劫持了两名红军战士，它们就是坦克兵诺索夫和什马夫贡茨。“我们确切地获悉，这两名军人的失踪是某些人在立陶宛政府机构的包庇下干的，他们把红军战士灌醉，把他们拖入犯罪的境地，然后策动他们逃跑或者将他们歼灭。”

5月27日，两名红军战士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部队里，而且声明说，他们遭到了几名不明身份者的劫持，并被扔进了一个地窖，在那里，那些人“用枪杀威胁”，企图从他们嘴里得到一些有关坦克分队的情报。以后，就将他们放了。这时，红军战士诺索夫神秘地变成了皮萨列夫。

新的宣传攻势也非常及时地出台了。1940年6月16日塔斯社报道说：“在立陶宛发生了一系列由立陶宛当局在苏联驻军中劫持苏联军人的事件……军人布加耶夫不仅仅遭到劫持，而且在苏联政府提出释放布加耶夫的要求以后，他又遭到立陶宛警察的杀害。皮萨列夫和什马夫贡茨两名被劫持的军人总算得以从劫持他们并残酷折磨他们的立陶宛警察的手中逃脱。在立陶宛被劫持的军人舒托夫到目前为止仍下落不明……”因此，莫斯科提出了几点极其“简单的”要求：将内务部长斯库恰斯和政治警察局长波维莱季斯送交法庭处理；立即在立陶宛组成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必须有能力和准备保证苏立关于相互帮助的条约得到切实的实施并对反对条约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打击，当然，最主

要的还是”为了刻不容缓地保障苏联绝对自由无阻地向立陶宛领土推进,以便在立陶宛极其重要的中心地带完成布防……”

立陶宛当局关于组成联合侦查委员会并对被劫持者什马夫贡茨和诺索夫(就是皮萨列夫)进行询问的所有企图,均遭到了苏联当局的无条件的拒绝。而后来,已经没有人还会想起这两个神话般的红军战士了:他们的事情只有自己心中清楚。

1940年6月15日深夜,莫洛托夫向立陶宛外交部长乌尔勃希斯发出最后通牒:苏联将立即向立陶宛派出增援部队,而主要是要求改换政府。“苏联政府是亲立陶宛的,”莫洛托夫同志说,“所以我们希望,立陶宛政府也应该是亲苏联的……”接着,莫洛托夫同志强调指出,苏联政府的上述声明是刻不容缓的,如果它的要求不能被如期采纳,那么苏联绝对将立即向立陶宛推进……莫洛托夫强调,必须换成这样一个能在立陶宛形成一个亲苏政府的内阁……乌尔勃希斯说,他不了解有某个法律条款可以据之将内务部长斯库恰斯和政治警察局长波维莱季斯送上法庭。他问,怎么办?莫洛托夫说,首先应该将他们逮捕并送上法庭,法律条款总是会找到的。当然,苏联的法学家们在研究过立陶宛的法典之后总是能在这一方面提供帮助的……

6月15日早晨,莫洛托夫对乌尔勃希斯进行了例行的责骂:“您怎么可以不向我们报告也未经我们的同意就任命新的总理呢?”“可您不是要求建立一个新的政府的吗……”

“是的,可是它必须得到我们的认可啊。所以说,关于新政府的建立,您应该征得我们的同意。”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有关红军战士“失踪”的把戏进行得并不顺

利:当地的表演者们搞不清楚,莫斯科究竟想干什么。驻拉脱维亚的全权代表杰列维扬斯基1940年6月3日的电报中有这样一段:“驻军和海军基地的指挥部在进行过专门的检查后通知说,未曾发现苏联军人失踪的事件。拉脱维亚军队向假扮成红军战士的靶子射击的事实无人所知……”

可是,1940年6月16日莫洛托夫召见了拉脱维亚公使科钦什:“假如说在立陶宛已经开始了以更加愚蠢的形式表现出对苏联的这种敌意的话(劫持红军战士等等),那么在拉脱维亚,同样也发生了反对苏联的行动,只不过是更加巧妙……这个政府应该辞职了……如果拉脱维亚政府不走这一步,那么苏联政府必将采取声明中所指出的那些措施……”

至此,“所指出的那些措施”已经全部得到实现:“科钦什在离开之前声明说,昨天,一帮从苏联领土越过拉苏边界的武装人员袭击了两座边防哨所。结果,数名拉脱维亚边防军人被打死,一部分被带进苏联领土,拉脱维亚边防哨所的建筑被焚毁,等等……”

学者米哈依尔·梅尔秋霍夫引述了一份十分有趣的文献:“6月15日凌晨3点30分,第10边防分队第14哨所一队狙击手的长官、中尉科米萨罗夫擅自越过苏拉边界,击毁并焚烧了拉脱维亚边防哨所马斯连基,并抓获了5名边防军人、6名男子、5名妇女和1名儿童,然后返回了我方领土。在该哨所的防务地段,第二狙击组的长官、政治指导员贝科听到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后,也越过了拉脱维亚边界,并对拉脱维亚的勃兰特哨所发动了攻击,抓获了1名中士、4名边防军人和5名儿童,而后返回了我方领土……从拉脱维亚哨所里抓获的人现均滞留在我们的领土上。”就在同一天,也就是6月

15日,第185步兵师的侦察分队越过了立陶宛边界,占领了1个边防哨所并杀死了1名立陶宛士兵……在爱沙尼亚,情况也是如此。

三国的大选

下文如何,立陶宛驻德国大使斯基尔帕1940年7月21日的声明说得淋漓尽致:

“……1940年6月14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毫无根据和不适当的借口向立陶宛发出了最后通牒……第二天,俄罗斯红军就对立陶宛边防军发动袭击,越过了立陶宛边界并占领了整个立陶宛。而且,与此相补充的是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所有的政府事务都已置于苏联政府的监督之下。

“为最终使立陶宛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被命令于7月14日举行议会选举,其结果终于发生了立陶宛人民意志的最大歪曲……还在大选之前,所有的俱乐部和组织就被禁止活动,立陶宛的报刊被查封,一些主编们被强行免职,而一些在社会生活中或多或少有点影响的人物都遭到了逮捕。那些早就把我们当作立陶宛国家的大敌的人,被派进了政府机构,比如国家的政治警察局。

“共产党成了惟一的政治组织,它被允许合法地发挥职能……只允许有一份候选人名单,也就是那个必须为共产党所接受的名单。

“为了强迫所有的人参加有义务的选举,凡是不愿投赞成票的人,都被威胁为人民的敌人,而个人参加选举也是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的。

很显然,在这样的条件下所选出的议会,也只能是共产党乃至苏联政府手中的一件盲目的武器。”

一位名叫温特的爱沙尼亚共产党人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

“6月18日晚,我见到了鲍奇卡列夫同志,他问我,同不同意当内务部长……6月19日,我又两次见到了日丹诺夫同志,还有鲍奇卡列夫同志。6月20日,我同日丹诺夫同志和鲍奇卡列夫同志又见过两次面;20日的当晚,日丹诺夫同志要我连夜组织6月21日的集会和游行。当夜,塔林的一切工作已都准备就绪,外省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6月21日就举行了游行并夺取了政权。”

就这样,1940年7月14~15日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在苏联刺刀的阴影下,按照同一个场景,在“导演”杰卡诺佐夫、维辛斯基、日丹诺夫等人(及为他们配备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官员们)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选”。参选代表只能是进入“劳动人民的党”的惟一名单中的那些人。当然,名单上的那些候选人当选了:在立陶宛达99.19%,在拉脱维亚超过97%,在爱沙尼亚为92.8%。7月21日,那些新的“议员”都被召集到一起,他们随即便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宣布土地、银行和不动产实行国有化,并且要求加入苏联。所有的手续毫不迟疑地就被苏联最高苏维埃办妥:8月3日立陶宛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权,紧接着,8月5日是拉脱维亚,8月6日是爱沙尼亚。接下去的场景众所周知: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逮捕、枪杀、镇压。只不过是在战前还未来得及实行集体化。请看以下一段材料,摘自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1941年6月17日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第2288/M号报告:

“现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3个加盟共和国对反苏分子、犯罪分子和社会危害分子的逮捕和强制迁移战役行动的最终结果报告如下:

立陶宛:逮捕5664人,强迁10187人,被镇压的总计为15851人;

拉脱维亚:逮捕5625人,强迁9546人,被镇压的总计为15171人;

爱沙尼亚:逮捕3178人,强迁5978人,被镇压的总计为9156人。

3个加盟共和国:总计逮捕14467人,强迁25711人,镇压40178人。”

显然,这个数字并不包括自1940年7月起被个别镇压的那些人数。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在1939年~1940年间,这3个国家都没有其他任何的选择,不管怎样,它们总是会被占领,不是被苏联人占领,就是被德国人占领。被谁占领可能会更好一些呢?就这个问题的争辩是不是有意义呢?谁问过他们,问过波罗的海地区的居民吗?!

这就是我们的波罗的海沿岸的历史,也就是一个“自愿加入”的问题。它的合法性差不多等同于1939年3月宣布“独立”的斯洛伐克或者1941年宣布“独立”的霍尔瓦提(即克罗地亚)的合法性一样。而实际上,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宣布废止,已经失去了意义。1941年6月22日这个条约就已经失去了任何效力。这是一个秘密协定……显然,从法律的角度看,其法律价值从一开始起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种媾和与法律没有任何关系。

那些热心收拾苏联帝国残局的人,从罗戈津、日里诺夫斯基到亚斯特列任布斯基都坚持认为,对1939~1940年文件的修正将对波罗的海国家本身引起后果:立陶宛将失去维尔纽斯和克莱佩达(梅梅尔)。只有克莱佩达同这些协议没有任何关系:1920年该城转属协约国管辖,1923年根据国际联盟

的决定归还立陶宛,而1939年又被德国占领。这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有什么联系?!因此,假如这在理论上有什么问题,同俄罗斯也是无关的。就如同维尔纽斯的问题一样:那已经是立陶宛同波兰的事情了。

很清楚,为什么克里姆林宫不愿意承认一个明显的事实——1940年的占领,那是因为:如果承认,就会造成一个先例,不得不新账旧账一起算。但问题是掩盖不了的,换一种思路就是不提它。奇怪的是,在叶利钦当政的时代,所有这些问题都化为了乌有。而正是在普京时期才重又显露了出来,而此时的克里姆林宫也重又犯上了帝国怀乡病。当然,帝国的旧账也就不得不一起来算!

在2005年5月9日的俄罗斯——欧盟峰会之前,含冤负屈的邻居们给莫斯科带来了整整一大串的要求:

立陶宛:要求莫斯科承认1840年占领的事实,承认1920年里加条约的法律可靠性,并支付占领赔偿。

芬兰:芬兰政治家们自1945年以来首次回忆起了领土问题的存在。

波兰:莫斯科拒绝将波兰公民卡廷被害事件的侦查材料交给波兰。托词是非常惊人的:在183件案卷中有116卷“内容涉及国家机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莫斯科拒绝了它所承担的义务:2004年12月16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曾公开声明,俄罗斯“将会把卡廷事件的侦查材料转交给波兰官方当局”。2005年3月,俄罗斯总军事检察长萨文科夫报告说:俄罗斯联邦总军事检察长在卡廷事件的侦查中“未发现”对波兰公民的“危害种族罪”,当然,如果侦查的只有1803人的死因,通常还谈得上什么危害种族罪呢?! ■